

一群人，一盏灯，照亮湖区少年成长路

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苏茜茜

四月的南阳镇，春风裹着运河的水汽，吹过湖面，吹进南阳镇初级中学的校门。记者此行只有一个目的：寻找一个人——从南阳镇走出去的作家马加强。他是一名肢体残疾人，如今回到母校南阳镇初级中学，要给这里的同学作一场励志分享。

4月14日一大早，记者一行带着采访本，穿过市区，驶向南阳镇，换乘观光车，摇摇晃晃地进了这所藏在湖区里的学校。

但真正走进这所学校才发现，要寻找的，远不止一人。

“桃花源也不过如此”

石娜娜老师笑起来的时候，眼睛弯成了两道小月牙。

采访那天，她穿了一身套装，干练利落。可一说起孩子们，她整个人都柔软下来，像个可爱的小女生。

七年前，她从滕州考到这所学校。最初那段时间，她每天都要坐船登岛。如今通了路，但往返仍要三个多小时——来一个半小时，回一个半小时。问及“累不累”，她开了口：“我觉得在这儿很幸福。”她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亮亮的。她提到陶渊明，提到《桃花源记》，说这儿“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”，和桃花源也没什么两样。一个从城里来的老师，在湖区最普通的乡村学校里，找到了她的桃花源。

采访时，她给记者讲了一个细节。这次活动，爱心人士给孩子们带来了本子、铅笔。孩子们领到之后，第一反应是围过来问她：“老师，你有本子吗？”她说没有，这都是给你们的。孩子们就凑上来，笑嘻嘻地说：“那你一会儿坐在我们中间，你又那么年轻，别人一看，肯定以为你也是学生。”

她把这样的小事记得很清楚。她说，这里的孩子们成绩不算拔尖，但特别单纯、特别善良。他们的眼睛里没有杂质，他们和老师之间没有距离。

“不是孩子们需要我。”她顿了顿，很认真地纠正，“是我需要孩子们。”

“做良心教育”

张方良校长是位黑黑瘦瘦的中年人，个子不高，说话却中气十足。

他来南阳镇初级中学不过三年。他如数家珍地领着记者看学校的每一处变化：操场换了塑胶跑道，孩子们跑步再也不会绊脚；监控更换了一批；窗户统一翻新；路面全部硬化，路边栽上了冬青。

他说这些的时候，眼睛特别亮，语气里全是自豪。但让他最自豪的，不是这些数字。

“我对老师们只有一个要求。”他站住脚步，很认真地看过来，“做良心教育，做有良心的老师。”

什么是“良心教育”？他说，不是非要考几名，而是提起自己教的课、自己带的孩子时，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

这句话很朴素。朴素到不像一位校长在提要求，更像一位长辈在嘱托。

学校不大，全校初中部只有八十几个学生。生源从南阳小学来，今年幼儿园升小学的不过十几人。这里的学生只会越来越少。但张方良说，这个学校会一直在。“我们就是兜底的。”他说，“给愿意留在这里的孩子，把底托住。”

张方良会在课间和学生打成一片，也会在台上讲话时收获最真诚的掌声。学生真心拥护他，他也真心守护着他们。

“编的是草，也是家”

张霞老师是南阳镇本地人，在南阳镇初级中学教了三十多年语文。

她说话的时候带着湖区人特有的爽利，一谈起草编，眼睛里就全是光。她把草编带进了课堂——用蒲草、用芦苇，编篮子、编小动物、编各种精巧的物件。这是南阳传了多少辈的老手艺。孩子们编出的作品，走出了湖区，在全县获得了荣誉。

但她教的，远不止是一门手艺。

课堂上，她一边带着孩子们编，一边讲故事。讲到“一丝不苟”，她说，你看这草一根根编进去，每一根都得用心，马虎不得；讲到“精益求精”，她说，编得细一点，再细一点，好手艺都是磨出来的；讲到“薪火相传”，她说，这是咱们南阳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，你们学会了，将来再教给下一代，这就叫传承。

“这是南阳孩子独有的东西。”她说，“他们编的不只是草，是自己长大的地方。”

采访到一半，她提起自己的丈夫。丈夫也在这所学校教书，是政治老师。两个人就是在这所学校认识的，从同事变成了夫妻，一过就是这么多年。

她说，草编用的蒲草、芦苇，好多都是丈夫帮她捡来的。下课后、放学后，他沿着湖边溜达，看见合适的就顺手带回来。“他知道我喜欢这个。”张霞说着，嘴角带着笑，“在南阳，有这些蒲草、芦苇，也有人支持你。”

“加强，你还好吗？”

马加强的励志分享会开始了，他坐在讲台上，向台下的学弟学妹讲自己的故事。小时候手抖，画直线画不直，平行线也画不好，实验课总是做不好。但他找到了写作，在文字里遇见了另一个自己。前不久，他去盐城参加了全国残疾人作家文学交流活动，视野越来越开阔。

他说话不快，但每个字都很用力。他说，不要被身体的局限困住，也不要被地域的局限困住。接着，他讲述了三位残疾人作家的故事，用他们的经历激励台下的学弟学妹：永不屈服、永不放弃、勇往直前。台下掌声响了很久。

分享结束后，马加强在校园里见到了一个人——仲伟，他当年的数学老师。二十多年过去了，仲老师还在这所学校任教。马加强走路有些跛，说话也稍微吃力，但他走到仲老师面前时，脚步明显快了。仲老师看着他走过来：“加强，你还好吗？”马加强回一句：“仲老师您好！”

没有拥抱，没有过分的寒暄。两个人站在校园里，一个从这儿走出去，又回来了，一个从没离开过。中间隔着二十多年，但好像什么都没隔开。



扫码看视频

张方良：越是艰苦的地方越需要扎根

从教二十余载，转眼之间，我到南阳镇初级中学任职已经近三年。湖区条件有限，我深知越是艰苦的地方就越需要扎根，于是就秉持良心教育理念，以实干求实效、以实绩促发展。

为了学校这八十多名孩子的未来，我彻夜难眠，东奔西走谋求湖区教育教学的新面貌，改造操场、升级硬件、修缮校舍……虽然还没有完全达到目标，但足以让师生们精神振奋、满怀信心，看到他们神采奕奕，我无比开心。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，相信在一群人的努力之下会越来越美好！

张霞：一缕蒲香，代代传情

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南阳语文教师，已在讲台耕耘三十余载。看着家乡丰茂的蒲草，我萌生了将草编非遗带进课堂的想法，得到了学校的大力支持。开设地方课程后，孩子们在编织中观察创造、互助分享，也更懂家乡之美。

这份热爱的背后，是丈夫默默地支持：我们一起采集草叶，他帮我割晒蒲草、清理碎屑，寒夜在灯光下陪我打磨编法。一片蒲草，一段乡情，我也希望孩子们永远记住这一缕蒲香，让非遗之美在师生的指尖绽放，代代相传。

石娜娜：这里是最美的“桃花源”

周五放学时，总有人“逆行”进入学校，他们是各届毕业生。“老师，我来看看你！”“老师，最近身体怎么样？”这所学校有一种“魔力”，这里的氛围与习惯是：人人安居乐业！人人友爱互助！这让我想起初来学校时：李宪九和李作亮老师事无巨细地予以帮助；住宿条件差，杨芳老师两口子把他们住着的房间让给了我们；董红涛老师从讲课到个人发展一直在指导我；仲伟老师在我遭遇困境时总施以援手。

这两年总有人问我：“有没有想过去县里？”我只是笑笑，没有回答。南阳岛蓝天白云，鸟语花香，南阳人淳朴友善，和谐美好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为人民的教育事业添砖加瓦，我有着强烈的幸福感与满足感！

记者手记

从济宁市区出发的时候，我们想寻找一个人。

最后找到的，是一群人。

这所学校很小。八十几个学生，几个老师。一侧是大运河，船只慢慢开过，汽笛声远远的。

但它又很大。大到装得下石娜娜的桃花源、张方良的良心教育、张霞的草编和爱情、仲伟的二十多年坚守、马加强的走出去和回来。

大到装得下乡村教育最朴素也最动人的答案。

有人说，乡村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少了，老师们将来何去何从。

但今天之后，我们可以确信：他们存在的意义，大过一切数字。

他们可能不被看见，但他们在的地方，就是孩子们的灯塔。他们在的地方，就是桃花源。

我的初中时光

马加强

2003年，我跌跌撞撞地步入了南阳镇初级中学——大人们习惯称为的“大学校”，毕竟它是我们南阳古镇上的“最高学府”。我的初中三年都是在老校区度过的，老校区饱经风霜，被五彩斑斓的历史所浸染，在明嘉靖年间为南阳书院，在清光绪年间为南阳学堂，近代曾是赫赫有名的微山县第七中学，于2012年9月被建在庄台上的新校园取代，如今成了新河神庙的历史遗迹处。

我自幼身有残疾，腿脚不方便、手不灵活，在读小学时尤为明显。由于家庭变故，我从小跟着年迈的祖父母生活，面对迷茫的未来别无选择，只能听两位老人的告诫“唯有好好学习，将来才有出路”。说实话，我上小学时就开始自卑，走路歪歪扭扭，说话口齿不清，写字相当吃力，跟别的孩子一比较我就悔恨不已。那时祖父每天要帮我削几支铅笔备用，因为我的手不受控制，经常会将铅笔折断，一旦写不好还容易气急败坏地用橡皮把本子擦破。我当时真没信心能够上好初中，最终是那几位住在我家周边的中学教师给了我巨大勇气，他们知我、懂我、包容我、相信我，更像是照料自己孩子那样的温暖我、扶持我、鞭策我。

上了初中，我就喜欢语文写作，但却被写字慢的毛病制约，十有八九在考试时写不完作文，以至那些滞留在腹中的千言万语很快转变成了怨气，进而让我开始逃避语文、厌烦语文。当年，黄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，也是我的班主任，看着我即将破罐子破摔，他朝我发了火，用了整整一个下午，把我从歪路上纠正了过来，让我在笔尖的抖动下学会了流畅

的表达。自上学起，我的数学成绩就好，除了源于一点点天分外，我认为更多是因为写字较少，简单的几个字就能够对付一道大题，省时又能省力。然而，中学的尺规作图的数学题目开始增多，这无疑是对我的一种挑战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手抖的我时常连最简单的平行线都画不直。如今仍躬耕于三尺讲台的仲老师、胡老师都曾教过我数学，他们严中有柔，不忍心毁了这棵数学苗子，于是想方设法地帮我、教我、激励我。后来我耐住了性子，决定把自己的优势科目延续下去，允许做题目手抖，但决不允许面对挑战时心抖。

其实，我是一个偏理科学的学生，对中学的物理、化学也情有独钟，喜欢物理中的力学和电学，喜欢化学里的实验，可不少的实操却令我手心冒汗。记得有次做镁条在氧气中的燃烧实验，这看似再简单不过的实验操作却被我弄坏了一支试管，要知道学校当年的办学条件十分有限，一支试管对于那时的南阳镇初级中学也是极其宝贵的。没想到，教化学的李老师不仅没有责怪我，反倒面带笑容地安慰我，还亲手带着我重新完成了实验操作，带我闯过了一道道无形的心坎。

时光如流，一晃数年，南阳镇初级中学至今仍有数位教我的老师，他们扎根于古镇，奉献于湖区，为托举一代代南阳学子贡献着全部的力量。如今，每每与他们重逢，我都会感觉眼前特别亮堂，因为他们点亮了我的初中时光，更点亮了我的人生之光。